

集部

榕村集卷九

大學士李光地撰

象數拾遺

河洛之出有先後其理則不以先後而閒故圖之道數具乎易焉書之道數亦具乎易焉書之道數具乎範焉圖之道數亦具乎範焉

圖之左方陽内而陰外猶先天之左方也其右方陰内

而陽外猶先天之右方也陽為主於東北猶後天之東北也陰為主於西南猶後天之西南也

先天陰陽也後天五行也陰陽先乾坤故書之上九者乾也下一者坤也自乾而次八為震次七為坎次六為艮自坤而次二為巽次三為離次四為兌此先天之卦位也五行先水火故書之上九為離火下一為坎水自離火而生艮八之剛土自艮土而生兌七乾六之二金自坎水而生坤二之柔土自坤土而生震三

巽四之二木此後天之卦位也其序則東北西南皆互

其宅焉

書者參天兩地之數中五為人位洪範之建皇極而參

天貳地者理取諸此也圖者天奇地耦之數中宮為

太極太極太極之全體具於人矣洪範之效天法地而成

位乎其中者理亦備諸此也

書之五行逆而相克制而用之之法也洪範之於五行逆

而制之者理取諸此也圖之五行順而相生因而敘之

之道也洪範之於五行順而叙之者理亦備諸此也圖之數以奇耦各相次為始終書之數以奇耦各相乘為始終故圖則陽數自北以終於西也陰數自南以終於東也書則陽數亦自北以終於西也陰數則自西南以終於西北也圖則有順而無逆書則陽順而陰逆圖之陰陽其長也皆順其消也皆逆書之陽其乘也順其除也逆陰其乘也逆其除也順

圖之一三七九也二四六八也皆順而數之也故曰河

圖左行書之一六并而為七也二七并而為九也四九并而為三也三八并而為一也二九并而對一也四三并而對七也八一并而對九也六七并而對三也皆逆而數之也故曰洛書右行

河圖之本一繼以二三繼以四六繼以七八繼以九互為内外迭為賓主然於陰必反易之者陰陽同根而生造化之體也分方而治造化之用也

洛書之本一三九七位於四正二四八六位於四隅以

參相乘以兩相加然於東北西南必反易之者陰順陽行造化之體也陽順陰逆造化之用也

先天之位乾與坤對坎與離對震與巽對艮與兊對故洛書八方皆以合數相對也先天之序乾與兊同生於太陽離與震同生於少陰巽與坎同生於少陽艮與坤同生於太陰故洛書四面皆以合數相生也

後天之位水與火對木與金對土無對而以剛柔自相對故洛書八方皆以合數相對也後天之序木生火

金生水惟水不能自生木其間有土焉火不能自生金其間亦有土焉是木金皆土所生故洛書四面皆以合數相生也

先天圖位天上地下日東月西不可易已山起西北澤注東南不獨九州為然令自西北度恒山之綿亘未知所止也自東南浮海茫洋相因亦未知其所止也

雲興東北則雨雷氣動而風從之也雲起西南則不雨風氣動而雷不應也皆自然之位也先天之震巽

其本位也後天之巽從震而動者也故東南風亦雨

風非潤物者也而曰潤之以風雨蓋謂春風應乎陽

氣者也後天艮在東北山脈所盡也兌在西方澤氣

所鍾也澤氣所鍾故水源從此出

先天後天其乾坤南北交易先天著其體之常後天探

其用之根也後天之乾不直居子而居亥者進而當

絶續之交坤不直居午而居未者退而避正陽之位

此不息之命所以流而承天之義所以著也乾坤既

易故以其位居離坎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隂竅於山川乾之用在離坤之用在坎也離坎既易故以其位居震兊火之鬱雷則發之水之流澤則瀦之離之用在震坎之用在兊也震兊既易故以其位居艮巽雷動則山興雲澤積則氣生風震之用在艮兊之用在巽也艮巽以其位居乾坤者山者地之所以上交於天而蓄其氣風者天之所以下交於地而化其形故所在有山則氣聚萬物遇風而形化

風本天氣也天交於地故一陰潛伏而天氣噓焉則為風山本地質也地交於天故一陽隆起而地氣升焉則為山雷本火也上有重陰壓之則奮而為雷澤本水也内有積陽驅之則散而為澤觀卦畫皆可見矣天地水火四體也雷風山澤四用也後天卦震與離兊與坎相次於四正乾與艮巽與坤相次於四維者以此

天主日地主水猶人之主精神氣血也天與火為同地

與水為比雷電合而章澤中有水故先後天四位者可以互換若夫雷之應也以風而艮居之澤之感也以山而巽居之風實天氣而坤居之山實地質而乾居之此則至理不可不察也山含澤故能蓄洩而雷之氣自此應焉風助雷故能吹噓而澤之潤自此行焉故近山者多雷近海者多風周官東則景夕多風西則景朝多陰者此也天氣至剛近地則柔而物孚化焉則風反為地之橐籥地質至柔接天則剛而氣

升降焉則山反為天之鍵藏洪範以風屬土古人登山而升中者此也是以後天之卦錯居先天之位而各得其所

水漬土則舒其浮華所以生木也火爍土則縮其精實所以生金也若木燃而火發金潤而水出則皆未有以見夫土之功又播五行於四時而觀之木溫火熱陽勝陰也金涼水寒陰勝陽也土為和氣陰陽之中也一歲之序陰長而已過於半陽長而未及於半是

陰勝陽也為秋為冬以配金水陽長而已過於半陰長而未及於半是陽勝陰也為春為夏以配木火惟冬春秋夏之交陰陽消長方半易所謂泰否之卦也是陰陽之中故以配土呂氏之中央也則缺其一焉京氏之四季也則多其二焉故言五行之義者亦莫精於後天也

論後天自然之序則震坎艮乾宜居北東者也巽離兌坤宜居南西者也長少既敘而乾生坤成不亦善乎

然而震必與乾易兌必與坤易則造化之妙也乾居東方始矣而非大始也以終為始如圜之無端然後謂之大始坤居西方成矣而非作成也當一歲之中致養之勞盡焉然後謂之作成且亥月則雷氣未動也未月則澤氣未亢也何能使造化功用各得其所人知天心之動為化之初也不知寂然不動沖漠無朕為命之續也聖人所以希天者此爾賢人所以希聖未達一息者此爾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吾於其

圖位見之矣然猶曰戰乎乾是故聖人不廢克已之
功已盡無我然後能與天地相似也
艮德最近乾以其靜而無我也巽德最近坤以能制其
伏陰而皆順乎剛也是故先天艮巽之位後天乾坤
居之
艮德最近乾然所以靜而無我者震之動坎之習險先
之矣故曰戰乎乾又曰自強不息巽德最近坤然所
以動而及物者離之明兌之說終之矣故曰萬物皆

致養焉又曰含萬物而化光

震之次離兌陽娶妻也巽之次坎艮陰生子也娶妻則成乎父道故受之乾焉生子則成乎母道故受之坤焉是先天之序也有長男則有長女之配故震巽居先諸娣從之故受之離有嫡有娣母道具矣故受之坤餘則妾御之流也故受之兌由是則有繼嗣而成乎父道故受之乾坎艮子之未長者長則又為震而當室矣是後天之序也

天尊地卑君相之位也日東月西卿士師尹之職綱紀朝政者也雷風山澤宣播號令承道德施以鎮奠方隅岳牧之任也是先天之位也君居無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臣則致役為君養萬物焉震巽者承其命令於先離兌者竭其功施於繼坎艮者告其成事於終是後天之位也是故圖象設而彝倫敘矣

乾為首五官之所宗也坤為腹四體之所會也震為足

陽之所以動也巽為股陰之所以伏也坎為耳内光也魄之所以載離為目外光也魂之所以營艮為手次於震之陽動而不離其處者也兌為口次於巽之陰欲而著見於外者也養身者導陽自震艮始故手持足行則欲其動也坊陰自巽兌始故男女飲食則欲其静也頭容直體容端然後天地位焉視思明聽思聰是以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圓者天體方者地體凡物有端圓則無端故曰不可為

首也其義必用九者圓之根在心以坤之二而翕者取之也故曰乾元用九知乾元无首則知所謂心之妙矣凡物方則止故曰有終其義必用六者方之根在角以乾之一而直者取之也故曰直以方也知直方則知所謂德之隅矣凡圓者最大方者次之故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然至於積方則亦大矣故曰直方大

一成點二成線三始成面而推之形體亦無所不通者

矣

一一為一一不可分也故其形圓而為天二二為四其分明矣故其形方而為地又為三角於圓中以參天為斜弦於方中以兩地故一四者天地之體參兩者天地之用

置百數於此洛書之九與一對八與二對七與三對六與四對五無對而自相對葢開方之原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葢自一至五衍之為

五十五除天一地二為數之始不衍衍三四五之數則五十也三衍為勾四衍為股五衍為弦三數之併又不能成方故其用四十有九四十有九者七之衍七者三四之合也三四者勾股之率故亦為方圓之率凡圓之内外生方及方之内外生圓其積常圓四而方三故四十有九之積方也内含圓積三十有八半方得十四圓得十一也又内含方積二十有四半圓得十一方得七也

三者圓天數也四者方地數也五者參兩之合人數也

七者三四之合亦人數也

以圖書言之五居中五之中心一數尤中之中也以大衍言之中心一數亦中之中也葢圖書大衍皆有奇數奇數必居中故圖書之中一人位也大衍之中一亦人位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成位乎其中矣書曰建用皇極易又曰掛一以象三皆此理也

掛一象三而又與扐合以象閏何也曰象兩象三一義

也象時象閏又一義也以象兩象三而推其後則揲四歸奇當爲萬物之變化以象時象閏而原其始則分二掛一當爲歲積之起端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窮此一義也又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又一義也聖人各舉以包兩義耳唐一行曰人處天地之中以閱盈虛之變是欲參合二說則非也如其下文既以策當期日又以策當物數豈亦可合爲一說乎

一行大衍歷與孔子之意頗異大畧葢以分二象二氣也掛一象閏分也揲四象一月四弦也至於左右扐餘則又不以象閏此其所以異也後人因之謂特初變掛一象閏而二三變有扐無掛當無閏之歲故曰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細尋理法亦甚疎闊葢其以一策當一月之實弦則不及七日半而掛一之閏分十一日有餘則溢於策數之外矣掛一之分十一日有餘僅初歲之積耳而遽以當有閏之歲則又未

成乎一月矣閏數出於四時之餘今言掛一於揲四之先則又失歴法之序矣是不惟非經意而其言自不容與劉歆三統律歴皆傅會之論也

今變一行之說而通之曰分二者分一歳為二也覺成數之有餘而先除之則掛一者象氣盈者也以每月四平弦計之每弦整七日半則揲四者象四時十二月者也合氣盈與月朔之虛以積閏歸掛一之奇於餘扐以求文故合掛與扐皆象閏者也

令歷日用九十六刻葢得易之真數八卦六爻互相乘之數也以十二辰爲節晝之極無過七分夜之極無過七分天地之中陰陽之正也過此則爲天地之外域陰陽之偏氣故先天圖自復而反推其積數陰七分陽五分自姤而反推其積數陽七分陰五分二至晝夜之極也自同人臨之閒比遯之閒而反推其積數陰陽各六分二分晝夜之平也

景行摘篇附記

祭諸葛武侯文 李興代劉弘作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前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式諸葛之故鄉盖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蒸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從王異徐生之摘寳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盖嘉吾子之周行盖有知已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室跨帶我邊方縱横我北面馳驅我魏

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氏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没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涖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皐則伊寧比管晏豈獨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

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恢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勛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懷夫將履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矣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斯靚爾故墟漢高歸魂于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兩之髣髴冀形響之有餘神而有靈豈其識諸

祭韓文公文 李翱作

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

學魁橫兄常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甲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華闘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恠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絶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宦因辭于艱流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交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

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咒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决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咒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咒行下于太常聲彌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咒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

漢唐之間王佐不生而斯文喪程朱所許以為庶幾三代之英者漢則武侯唐則文公而已二李之文推

崇揮發尤極其至故特錄焉王仲淹有言千載而下有能修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能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嗚呼仲淹之志則大矣然其名迹若明若昧賾有羣疑如武侯文公則其事業文章揭然昭天壤也後之讀者可以興矣

周子贊 朱子作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二程受學周子然未嘗推以繼道者抑孟子願學孔子而姑舍子思之意與至朱子乃尊以先覺而以繼往開來之統屬之祠堂記所叙尤極推崇蓋比諸河洛開天之盛而推五星之聚以爲應運之符末乃云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廓大而推明之由是而淵源分明萬代學者如知宗泰山而仰北斗朱子之功大矣今按伏羲畫卦自陰陽以下神禹叙疇自五行以下益理與性不可圖而象也圖而象之自周子始抑

太極之本體固天地之所以為大而超然于隂陽之上矣而其下之在人物之身者則亦與天地同其大而會無毫末之虧也雖受于二五錯綜之餘而亦超然非形氣所得拘而會無毫末之雜也嗚呼非見道之明知性而知天者其孰能與於此夫圖人物之性一之不足而加兩焉似乎費矣然天地以性賦之人者也父母以性傳之子者也父母近而天地遠故事父母人所知也事天地人所不知也若由氣形化之

說推而上之生民之初孰父母是則其與乾坤混合無閒有不必聖者而後知者矣此又周子指示最親切處張子西銘蓋專發此指然周張終身未嘗相見書亦未始相聞也蓋心理之契所謂若合符節者嗚呼此所以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者哉

程伯子贊 朱子作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叔子贊 朱子作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於伯子則贊其德性之完成於叔子則贊其學問之平實也葢瑞日祥雲和風甘雨感於人也深規矩準繩菽粟布帛濟於人也大感速也恒久也不可相無者也

張子贊 朱子作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張子擁臯比講周易于時道既成矣一日見二程遂撤去之謝學者歸闗西又力學十餘年然後學醇道高程子謂孟子後儒者皆不及也夫難克者有我之私難明者意見之蔽自賢者以下皆不免焉張子之大過人不特撤臯比一事而已覲二程兄弟與之往來論學攻切直諒有若施之門下士者而先生沛然

受之如決江河嗚呼此非大賢不能也先生於二程為表叔而年長以倍名又先成毕比之撤二程纔弱冠耳

邵子贊 朱子作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邵子之易深於陰陽消長之際而其功之在於後學者傳先天之圖也故特以探月窟躡天根贊之月窟

天根姤復兩卦也

司馬文正公贊　朱子作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凛然可肅薄夫

溫公居洛考古製深衣幅巾閒居服之○按程子云吾閱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也又云世之博聞强識者多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異氏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葢二程所推許首張

次邵於溫公則固服其躬行而知德有微詞焉

周易原象贊　朱子作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榦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

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明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

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首所序者即邵易先天生卦法也康節以前未有爲此說者率以爲聖人畫卦先定乾坤而復使之交錯而成六子一每生二之秘蓋千載未發也然其說具於夫子繫辭傳顧不察耳其分出震以下之位爲文王之學尤極有理深於周易者當自知之朱子此贊盡其說而邵傳羲畫蓋信之確也

述旨贊 朱子作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群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户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如日之中暨乎末

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欺黄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
韋編既絶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
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
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
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
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没身奚測奚究匪
譬滋荒匪誠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此賛極其精粹不可不深思潛玩○漢以來説易者

直以聖人作易特為道隂陽消長造化之妙耳雖知其資於卜筮然不以為本指也至朱子始以伏羲作易正為卜筮而設其時風氣未開民俗淳質未知趨避吉凶則第使之知所趨避而已曁乎中古淳質漓而詐偽滋趨避益巧但知有吉凶而不知有義理則失伏羲教人之本意故文王周公作彖繫爻示人以中正仁義之歸故曰其衰世之意耶葢因俗化之衰而彌縫之使其淳也然文周之藴莫之能發是以

易象雖存而大義乖仍浸淫于術數孔子於是推極文周繫辭之至隱發揮道德性命於十翼之中然後知易果非占卜之小數而義理之微言也由此言之伏羲教人趨吉避凶之心即其教人舍惡從善之心文王周公中正仁義之教即其使人不迷於吉凶悔吝之教夫子發文周之心闡義理之微即其所以洩羲皇之秘極前用之道也世更三古教以時施然其為心豈有二哉自溺於文辭者既不察夫立象之本

拘於象數者又不適乎典禮之中易之道泯泯棼棼而幾乎熄非周程發其理邵子傳其象朱子復推卜筮之指以還易之本教則雖欲知四聖之心其孰從而求之然至于今尚有執朱子三聖之易不同之說而欲各以意求之者其敝比於肆且拘者而滋甚彼益不善觀朱子之說而以言害辭辭害意之失也故此贊之序三古源委相接而卒之曰四聖一心此可以為朱子之定論矣

警學贊 朱子作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寛以畧毋容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

氏繼周紹孔與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

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

此章論讀易之法最為警切葢以辭為主者也字求其訓句逆其情毋寛以畧也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毋容而窮也不寛以畧故毋守固陋以為可不容以窮故毋强穿鑿以為通至於自表達裏而一以貫之則二者之患亡矣理定而體無者潔淨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者也事來而用應者精微也至精至變

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程子之書其於宏綱奥旨則既備矣而未免以易為説理之書則是猶滯於實而有所謂虚涵該貫曲暢旁通之妙必得朱子本義述而申之斯無遺憾矣然今誦朱子之遺言則於本義尚多欲更改而未及者豈猶有待而苦於年歲之不足與故夫子曰假我數年而王仲淹氏曰聖人於易没身而已矣

敬齋箴　朱子作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此程子所謂整齊嚴肅無事時之敬也首四句靜中之靜次四句靜中之動潛心對越裏之事也擇地折旋表之事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此亦所謂整齊嚴肅有事時之敬也首四句動中之靜所以固其裏之存次四句動中之動所以謹其表之發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此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亦無事時之敬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則心常中矣心存於內故他無所適當事猶言隨處也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此亦程子所謂主一

無適亦有事時之敬也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則心常專矣雖酬酢萬變於外而主守不失故曰監也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無事靜也有事動也而就其中又各有動靜表裏焉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此以靜而存者言益有斯須之頃而不敬則私欲必乘之而發凝氷焦火淵淪天飛倏忽變化莫知其鄉也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此以動而發者言益公私義利之幾不有敬以察之則毫釐之差將成天壤之謬可以至於三綱淪而九法斁矣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靈臺心也

此箴雖言敬然首段所謂防意如城次段所謂萬變

是監後段所謂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則正中庸所謂

隱微之處而必謹者乃義之事矣葢敬義雖相對而

敬常為主故中庸所謂戒慎恐懼者敬也所謂謹獨

者亦敬也此箴所言中庸之義疏也

克己銘 呂與叔作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

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

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

子且戢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顔何人哉睎之則是

朱子以己對理言之吕氏此箴以己對物言之然其下云心見帝則曰奉辭于天則即所謂理也葢天理之中本無我而忘我忘物則天理在其中矣且對物言之於仁之味尤爲真切也

小學題辭

朱子作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天地四德人性具焉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悌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性無不善故情之感物而動者各有條理所謂率性之謂道也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甘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性者根也道者枝也小學所以培其根也大學所以達其枝也所謂修道之謂教也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

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灑掃應對入孝出恭所以養其誠行之事也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所以啓其明知之事也幼小則真淳未漓智識未開故其教之之序如此

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窮理致知則善無不明力行自修則身無不誠益既長則聰明開而充己要故其教之之序如此天之明命我與物所同得身既誠則兼有以成物而合內外之道矣

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成已則德崇矣成物則業廣矣然非有加於性也盡已之性盡人物之性適所以復其初

今豈有餘云爾益性者根也散而為萬理萬事者枝也至於盡已盡物各得其性則如枝葉之成實復返于根也實之成也適肖其種而已豈有加哉

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

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兹秉彛極天罔墜爰輯格言庶覺來裔於乎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維聖之謨小人不蒙至治之澤故鄉無善俗君子不聞大道之要故世乏良材下者溺於功利之習故利欲紛拏高者淪於異氏之教故異言喧豗

此辭即約大學序之指以成文也

榕村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卷十

大學士李光地撰

序一

進讀書筆録及論說序記雜文序

康熙十有九年閏八月之五日

皇上退朝

御乾清門顧問臣光地家居所作文字若干臣不勝惶

懼歸而收拾舊業大抵皆經生家言不足以塵
乙夜之覽又不敢以虛

清問謹以讀書筆録數十條及論說序記之關於學者
十篇繕寫為一卷進呈而恭為之序曰臣惟學之於天
下大矣自古未有言學者言之自殷高宗與傅說始彼
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斆學之相半終始之
克念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皆自後世聰明才智
之士所不屑留意於其間者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

佐孳孳相勉若將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關于治道有如此葢古今之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為不然夫溺於技藝滯於章句以華藻自娛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葢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源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

監而閔懲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為學之準也肆我

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能皆習焉而不留過焉而遂化詩文字畫歷算工巧莫不精其道焉而無所滯於心其所以潛思實體朝講夕誦積年累月而不懈寒暑風雨而不休則非堯舜之道不使陳於前也非天人性命之書不以遊於意也臣愚無知竊謂

皇上非漢唐以下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於聰明之不足局于聞見之孤陋四十無聞歿身為恥今太陽之下燭火益微抱卷趦趄隕越無地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于程朱遠不敢違于孔孟誦師說而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統之與治統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序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

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
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
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
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葢付以斯
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而來
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
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或者猶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

進易論序

臣惟易之為書也大而言之則六經之原天地鬼神之奥也切而言之則動息語默酬物應事修之吉而悖之凶葢有不可斯須去者然其為書始於卜筮之教而根於陰陽之道故玩辭必本於觀象而不為苟言占事必由於極數而不為苟用非徒以象數為先也象數而理

義在焉於戲易豈易學也哉欽惟

皇上講學勤政孳孳不息則應乾之行厚德深仁視民如傷則配坤之道進君子退小人則察乎否泰之幾憂盛危明則協乎日中之戒

皇上之體易者可謂至矣神武不殺固已見諸施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已受其顯報

皇上之用易者可謂神矣乃者

特命儒臣以此經逐日進講仰見聖智之默運上符三

古之心傳歷數近代以來未有留心於性命之原研慮於天人之際如我
皇上者也臣學易將二十年幽居潛玩之餘不無一得然生質愚蔽不足以窺絕學之全間或劄記所知繫之每卦每爻以為異日精思明辨之地中遭寇亂未究厥業僅有易論數篇大抵皆理義象數之淵源易之所由作者也恭逢
聖世不敢自匿譬則熒燭之微照大陽雖不為之增光

然而積草加膏之勤亦將以之炯炯自秘此臣今日獻書之喻也伏惟

皇上裁其可否而進退之臣又觀夫序卦雜卦皆以未濟終篇非欲其終於未濟也謂夫雖當已濟之時而常存未濟之心此則所謂懼以終始易之道也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言以蔽之終日乾乾是也伏惟

皇上垂意焉

進大司樂釋義及樂律論辨序

臣惟古之王者治定功成則必有作葢非苟為彌文以飾觀聽而已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不可以一日不行於天下是故尊卑上下截然有制民志定而遜讓之風行者禮之實也君臣父子藹然相親人心和而敦厚之俗成者樂之意也篤其實而舉其文厚其意而修其節則禮樂之用所以著因其節文而求其實意則禮樂之道所以存自漢以來禮樂崩壞不合于三代之意者二千餘年而樂為尤甚葢自諸經所載節奏篇章器數律

呂之昭然者而紛紛之說終不能以相一又況乎精微之旨所謂與天地同其和者哉臣逃亂空山之中僅以十三經自隨閒以暇日參取經文之及於樂者會萃成編深思極索追求古人作樂之本與夫羣言旨趣之同蓋有互相發明者自大舜后夔以至武王周公若合一契信乎大樂之必易而今之樂由古之樂者斯言不我欺也居嘗別為樂理樂節樂章樂舞樂器樂律六篇以諸經之文為主以史記漢書淮南以下諸說為輔將以

下成一家之言上備有司之采條貫已具潤色未完其已脫稾者則周官大司樂釋義及論說數篇竊不自量繕寫為一卷進呈伏惟

皇上純誠至孝舜之所以感神也於鑠王師武之所以求定也文德武功巍然煥然令四方粗靖稽古禮文之事勢當相沿而起昔魯兩生謂禮樂百年乃可興也臣竊疑之葢兩生知高祖之輕儒術故為是言以避名命耳若夫禮樂則豈可一日不行於天下而必待百年不

可知之化哉今四海靡靡風聲頽敝等威無辨而奢僭不可止聯屬無法而鬭爭不可禁奢僭者犯上之階也鬭爭者作亂之本也由此言之辨上下以定其志敎親愛以尊其和此誠禮樂之實之意其講之豈可一日緩哉記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神而明之者本也舉而措之者文也為宜搜名名儒以至淹洽古今之士上監於夏商近稽自漢唐以降考定斟酌成一代之大典以淑天下而範萬世臣雖區區末學猶將執持所見與諸儒

上下其議論焉至於建中和之極者一人之事專其業精其藝者世官之守非微臣所能知也

諸史提要序

欽惟我

皇上稽古好學不遺鉅細故於六籍經傳之正訓洙泗濂洛之微言既已潛神研精得其心法於千百載之上至於萬幾餘暇則自列史諸子專門名家文辭詩賦靡不究心焉下及纂言紀事薈萃裒集之編亦必遐蒐廣

採以補其缺畧討論稽攷以正其疵誤良以文武之道小大竝識孔氏之門博約兼資將使學古者不憂殘墜而修文者有所折中其所以嘉惠天下後世至無窮也
皇上念六經之外惟史學最切史學之醇以朱子為宗故於通鑑綱目之書既已時勤觀覽指授翻譯俾滿漢臣工知奉為理亂之軌鑑矣然則諸史之精粹豈復有出於是乎是書也葢取韓愈紀事提要之㫖𥘉自司馬遷以下迄於五季斷章摘句加以訓釋三千餘年間言

語事實旁曁俚諺班班然雜見錯出故曰提要也

皇上以授故大學士臣張英稍加增補繕成完書十年後英子洗馬臣廷玉請刋刻以重

上命而終父志顧以此書規橅未足以當

御序而轉奉

上諭使臣等各以言弁其端臣惟諸史之大者如歴代明君賢臣之所謀議建立與夫治亂興亡之變人物典故之詳司馬氏朱氏之書備矣是書之作葢約畧搜擷

用助學者聞見雖不能加於正鑑之外然亦所謂補綴罅漏收摭遺軼者也

皇上乙夜勤劬逸編稗乘罔不周覽如日月不棄螢爝之光山海不辭塵露之細故雖此書所紀單詞隻句若無當於大體者而循其言行可以見其心迹而知其人聆其風謡可以察其時俗而論其世益無適不足以弘

睿智之光貽而增

皇猷之允塞也臣光地謹序

大學古本私記舊序

大學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為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興遞有竄動所不能泯然於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地讀朱子之書垂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氏先天之傳呶呶紛拏至今未熄皆能燭以不惑老而愈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

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默契者間考鄭氏注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况知本誠身二義尤為作大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溷於衆目中而致為陸王之徒者得以攘袂扼腕自託於据經詰傳以售其私也緬惟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為多持此有年迴惶倚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之道葢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焉爾自當時晚出鯫生抉難競質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閉拒者則今日之聽瑩於胸而援鶉已遠為宜直其所見待

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

大學古本私記序

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既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尊用雖久而元明以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為異論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誠意致知正心誠意其闕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前後諸章别來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

曾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為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為孔孟之傳葢定論也程子之説格物朱子之説誠意聖者復起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畧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既言之而不能無疑於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

不區經傳通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据汙不至阿其所好或以為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

中庸章段序

中庸之旨朱子推本于唐虞之相傳者至矣又攷之湯誥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衷者中也恒者常也中而有常益上帝所降之命而民順之以為性者也周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則

亦中也彛亦常也此詩言性命之理與堯湯同歸者也惟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有常而不變故其發見于事物流行于日用者莫不肖其本然之故因性之中也故道亦中而無高遠難行之事也因性之常也故道亦常而無新異可喜之迹也聖人之教所以建人極而萬世不能易者豈不本于是哉子思子作書之意葢須知夫異端之説將起而性道之正將離也故一傳為孟子遂顯揭仁義之言以與楊墨告子相牴然猶不能遏其衝迭

于周衰諸子藉亂至漢晉以後而佛老迭為性命之宗求道者舍是莫適矣程朱二子生於千數百年之後躪中庸之庭而入其室於是二氏之道寢息而孔子之道漸著益孟子捄之未亡之前而程朱存之已壞之後以三子之為功大益知子思子之為慮深也二程于中庸未成書然朱子之道即二程之道也首章之義是朱子所以繼絶學承聖統者學者于此有以得其源流指趣則列聖之傳可識而於全篇之理亦思過半矣地讀章

句五十年然後能明首章之説覆觀近代講解之所由誤葢自宋元之間而已失之是則七十子未終而大義乖道之難明易晦也如此哉是編也於章段離合之間雖頗有所連斷然其義所自來則皆竊取朱子平生之意深於此者或能諒焉惟其學之不逮行之不修恐不足發明先哲之緒餘於萬一此則私心之所愧懼也夫

中庸餘論序

中庸餘論者不敢以其論麗於經者也凡四十六條葢

雖推索經指宗述儒先而附以已意焉又曰閏秋録者昔壬申之夏雜記所得名初夏録今增損為中庸餘論而其成也庚寅之又七月也嗚呼昔之意氣猶盛五十學易自謂未晚故曰初夏也今老而衰歲云秋矣讀聖賢書自視不能為繼序嗣音之人庶幾日月之光賡以微嘒四時之統綴以餘分及遲暮竒扐之年以終竟其不忘之志故又寓意于兹名

詩所序

古者學校四術及孔門之教皆以詩首為其近在性情察於倫理而及其至也光四海通神明率由是也言志之義始於虞典夏商之間詩不槩見豈其代逺篇殘抑忠質之世發於文者希與周自文王有作周公繼之郁郁乎文哉於斯為盛矣今攷三百之篇出自文武成康者百二南風之自也小雅治之經也大雅德之本命之符周頌功之成教之至也其篇皆以文王冠惟周公之詩自為國風篤世業勤王家葢周室之所以安危上配

文王者也邶鄘以下之為風六月民勞以下之為雅王德降焉政俗衰焉然下則有撫巳言傷之音上則有憂國陳善之作葢性情之不可遏文武之敎在乎人心故皆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其究歸於思無邪者此也朱子鄭衛之説諸儒以為不然今獨信之者謂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為二南之左契抑雖其流至此猶有秉禮知義無文王而興者夫然後可以極無邪之變矣惟節南山以下為東遷楚

茨以下為豳雅載芟以下為豳頌乃前儒所未定而今創説者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今觀大雅時世明矣小雅之亂而無緒殆不可詰如毛氏傳三百年間為篇纔七十餘而出於幽者將三之二是豈足信乎孟子言頌其詩者必論其世今失其世則又賴有詩存而可以推而知旁引而得也既知得所之義然後章求其次句逆其情稱名蹟而不可厭也疊文複而不可亂也始於夫婦之細而察乎天地之高深發於人

情之恒而極乎天載之微妙夫如是則三百之緐言四始之宏綱小大兼舉矣夫子教人學詩近則在於牆面遠則使於四方要其指則曰可以興責其效則曰可以言嗚呼反之於身而可哉

洪範說序

洪範之書文雖少而與四聖之易竝傳先儒釋洪範為大法意顧命所謂大訓與河圖俱陳者即此是也然則尚矣聖人所言天道王事豈有加于此哉更越秦漢其

義未章故劉歆班固但据以道災祥而已近世稍覺其陋自宋王荆國曽子固蘓明允皆有書其後蔡氏以師門之學傳之然猶未盡也地自始讀而竊疑之中閒嘗以意爲之說而翫心未熟信疑參半繼讀西山真先生衍義其解文意乃與鄙說同然後怡然理順有實獲我心之歎顧其於經意則既得矣至推本於洛書之出暨夫九疇生數與易卦同異之根則有先生所未發者其他繁文細義前輩亦多疏闊自念用心之劬既歴三紀

舊草在笥不忍棄也庚辰歳曽付刻於保定署中不敢多以示人逢同志者時出就正而已既又覺其詞句漫漶非解經之體又九疇目中分別禹箕亦未審當閒以暇日稍就增削依文訓釋葢欲庶幾於平實簡質而病未能也帙成仍并舊稿存之嗚呼先聖之所以咨嗟而訪反覆而陳者其微㫖豈易窺哉亦以寓吾鑚仰沒身之志云爾

周官大司樂章註序

三代之道存於今者書耳經書所言皆當日行事之實也其有格之於事而不成推之於道而不合非經之過其無乃求之者失其理與夫禮樂之用同歸而樂之原本標委學者益難言之以予攷其宣幽釋滯之故與其道和之效其大致可知已而所以為難言者毋亦鍾律損益累黍之求灰琯之驗乎其亦可謂緩於本而急於末舍其甚明而務之不可知者也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者天地之情也其用不可斯須去身其官於

人器於物蓋舉而措之耳予悲夫此篇者蓋樂崩而僅存經亡而先得垂二千年而亦未有攷者以至諸律旋宮之說五聲八音和樂之文率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徒為紛紛豈不惜哉予是以討論周官之意參伍其文存其所可知以謂後之作者而欲追求先王用樂之迹而因以神而明之蓋不過是其有不合於前儒者則據之於經經不可見則索之於理夫樂之亡雖已久矣而好古深思之士不絕於世安知異日之無足徵者乎

禮記纂編序

禮有經有傳儀禮禮之經也禮記禮之傳也凡文武周公之道其未墜於地者在於斯然儀禮缺而弗全禮記冗而無序學者病之久矣是記之興其於漢之中世戴氏兄弟掇拾蒐補於煨燼之餘戴聖所得凡八十餘篇中間雜以秦漢之言其弟損益之又加粹焉則駁駁乎孔門之咳唾珠璣矣然亦不能以皆醇也予嘗讀斯篇病其繁且亂記識之難熟講貫之弗理也為之約而序

之温習之便云爾夫古者小學之教成人之始故先之曲禮少儀内則三篇人道莫首於冠昏故冠義昏義次之愼終追遠民行之大故喪祭又次之言喪者凡八篇而檀弓曾子問雜記附焉言祭者凡三篇而郊特牲附焉由是而達於鄉黨州閭則鄉飲酒投壺射義次之由是而達於朝廷邦國則大傳明堂位燕義聘義次之由是而周於衣冠冕珮之制與夫行禮之容儀則深衣玉藻又次之自曲禮至此為禮記内篇禮運禮器以下學

記樂記以上或通論禮意或泛設雜文或言君子成德之方或陳王者政教之務要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靡所不講為禮記外篇嗚呼三代以禮治天下如此其盛也雖當千百載之下湮滅斷爛之簡編歷有存者而宏經大要可考而知以正聖功以興太平取諸此焉足矣抑予所易者篇次耳居嘗以戴氏之篇既非周魯之舊當日採輯其於章句文義亦擇焉而弗精苟為之詳論條理成一家言抑猶作者未竟之緒與予竊有志

馬而非其任也

禮記考定篇目

曲禮　少儀　內則　冠義　昏義　喪大記

喪服小記　閒傳　問喪　服問　三年問

喪服四制　奔喪　檀弓　曾子問　雜記

祭法　祭義　祭統　郊特牲　鄉飲義

投壺　射義　大傳　明堂位　燕義　聘義

深衣　玉藻

右内篇目

禮運　禮器　經解　坊記　表記　儒行

緇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文王世子　王制　月令　學記　樂記

右外篇目

附大戴記四篇

武王踐祚　曾子大孝

曾子疾病　曾子天圓

禮學四際約言序

古禮湮廢不可盡知又多不行于今世故其追而攷之也難益儀禮鈌而不完禮記亂而無序自朱子欲以經傳相從成為禮書然猶苦於體大未究厥業然則後之欲為斯學者不益難哉余姑擇其大者要者畧依經傳之體別為四際八篇以記禮之綱焉其詳且小則未暇也又采小學儀節於首附王政大法於後而通為之序曰四際八編者何冠昏也喪祭也鄉射也朝聘也易曰

有天地萬物而後有男女夫婦有男女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上下君臣而禮義有所措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有冠昏而夫婦别矣有喪祭而父子親矣有鄉射而長幼序矣有朝聘而君臣嚴矣夫婦别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君臣嚴由閨門而鄉黨由鄉黨而邦國朝廷葢不可以一日廢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綱維五典根極五性通四時合五行本於陰陽而順乎天命有冠昏而夫婦别夫婦

別然後智可求也有喪祭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仁可守也有鄉射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禮可行也有朝聘而君臣嚴君臣嚴而後義可正也先王之禮哀樂之情無不中慘舒之節無不得故紀綱人道之始終而天地和平四靈畢至學者學此者也灑掃進退而非粗也盡性至命而非遠也小學以始之大學以終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是書也雖未能該先王之典庶幾求禮之門戶者得其端焉

歷象要書序

歷象一書自少小以好奇之心學之益久而茫然此學近無師授又予未習爲方圓勾曲乘除之算故其通也甚難七八年間來往心懷弗釋也乙巳之冬以書卷餘暇覆究斯學搜極繁亂摘厥窈微三月在空山之中遠有端序矣緬自羲軒迎筞而此術興三代之衰禨祥中𣪠故自秦以前如遡崑崙然聊以知其源派而已太初而降卓卓顯者將十有餘家中間枝蔓米鹽人各各爲

深博無涯涘此籌家之智數然取合天行沿革異同之大致又烏可以不攷乎予故纂諸家之要附以他書論之合者將以備一家言而猶有待焉茲編也其未詳未信者爾

卜書補義序

古者卜筮皆有書卜書非易也洪範曰卜五占用二陰陽之在易備矣惟五行之說則詳於卜書而其籍已廢昔者夫子贊易而八索祛卜之亡也其始於此與下及

漢魏以來京焦管郭之流猶能明五行之學以推祥衍忒令其遺術往往有存者然體兆不傳故强附之於文卦由是而蓍龜之法亂予讀洪範周禮而有感焉博考諸書心知其意然而年世則已遼矣莫吾徵也發其序陳其槩遲好古者取裁焉使蓍龜之用不相溷則卜雖亡也猶存

離騷新說後序

余九歲季父授以離騷故至今上口不落一字長觀諸

家說其得失亦漫不訾省至甚荒忽無情意者偶亦入思句譚字議力所未暇也前數年嘗謂秦漢古辭無如屈魏離騷參同之奇與欲創通章句聯成一編後選漢以下列代詩又欲追風雅始變之源以騷繫後庶幾猗那之志歲月侵尋終焉在几茲行舟中友人有相促就騷說者感暑暴下展轉於疾中為之粗疏語脈而已詞訓有所未備況其深者乎嗚呼原何時也千古之亂於斯為極而能所言不詭於經將之以誠欵是以歷世貴

之雖大賢惓惓焉古者始學宵雅肄三欲其蚤識君臣之義也原有四牡皇華之才邂逅不辰音非和正然以視周衰大夫閔時念亂繁霜十月無以益其哀矣學者讀其書論其世豈不亦慨然於人生之大倫而足以興哉吾徒生於明盛而欲寫其幽思窮其寓物譬猶無病而呻陸居者繪遠島爲烟市固不能得其情狀之真切姑存所感而俟世之知原者知焉

九歌新說後序

舊說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歌舞以樂諸神屈原既放竄伏其域懷抱憂思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蓋有鄙俚媟褻而無文者因作九歌之曲王逸之序云爾然其所釋原意參錯傅會言不中倫者多矣辯證一一正之自太乙以下皆以事神之恭況已事君之敬以神人之接之闊喻君臣之交之難惟山鬼一章乃以鬼自比而人則君也以此意讀之大義則得矣愚觀屈子蓋蠻荊之一人北方學

者未能或之先也離騷之篇陳古義剴治道三代名臣何以加兹至所託言取類上自象曜風霆雲雨下迄地域山川中錯人倫族氏草木禽鳥之芬芳靈鷙與易象稱名風雅興物無異自説文者乖舛於是有引喻失義放言無章者非屈氏意也推是以類九歌則離騷之外篇耳故天神尊上則以喻君司命為太乙之佐湘君河伯非天神之倫則以喻臣玩其辭潛其義凡莊重嚴肅禮樂威儀備者君之族也凡投贈親昵遊從醼宴者臣

之族也中寓怨悱之離憂而亦不失其尊卑之體輕重淺深久近之序嗚呼以意逆志斯爲得之矣騷言高女下女佚女卒乃寓意于少康者尤於湘神東君見之是時襄既繼位讒佞高張無改於昔原之拳拳猶如此葢無日不幸其君臣之一悟邦家之再興也若言言而以爲怨舊君懷昔懟原方悲其西羈之不暇怨懟奚施焉故今稍更定其文指本於性情之教以竢知者

參同契註舊序

參同契者三道同契也三相類者三道相類也三道者大易黄老丹經也魏伯陽作參同契以歌叙大易祖述黄老之㫖發明丹經之要又自以為闕畧髣髴纖微未備故復作三相類一書互相證曉篇章意義煩簡相補齊根共蔕葉對枝當蓋首尾完具未經缺亂之書也道流淺近未能諳其文理輙復益以枝離采摭流末之陋衍繹古人之言此與魏氏檢御異端之指正相反矣近代好事之徒復棼然有述已所不達則思竄易舊簡以

就偏見於是而此冊坊書殆無完本深跡學者迷誤大端有數焉一曰畧知書之前後辭理多同而不知其本為二書而相演闡二曰知别有三相類名目而不解其為何題遂以意妄説且有改為五相類者三曰知魏氏有三道之言而不知分書為三篇即知有三篇而不知二書之皆三篇也四曰有强分三篇者而不知三篇之外有語有辭有直指丹火之要有序明述作之由是以亂而區之其辭不類五曰知魏氏為丹火而作是書不

知其兼明易道故自二書首篇便雜以爐鼎繁言變理大道置而不論顯與叙文之意相左六曰知書之託謬名號悉有所指而不知其借物譬寓者殊多即其名字坎離稱喻熒魄文似碎僻義無難尋附以曲雜乃增謬妄此六條者是其大凡至于微言𤨏義各在本篇未能悉舉也若乃此書重於道藏不棄儒流考其源瀾亦有數事一曰邵氏之學朱子以爲秦漢失傳而方外丹竈之家密相付授意似有指愚攷魏氏談易其六卦應月

十二辟卦應時益即漢人納甲卦氣之舊誠未知與康節先天同否要不可謂不相肖者二曰乾坤者心學也自魏晉以來拘於君臣之說而失之虚言陰陽無所取類又失之由魏氏魂魄之指可省身心之要順性命冒事物其理至深所謂龍虎者固周易龍馬之偏辭也三曰所言皆清淨之宗修煉形神之事不與世義相違其中至言則所警於末學者甚多余始讀其書無所契領後避亂荒山益復反覆一日誦所謂千周萬遍者幽憂

無事之中依而倣之以代歌謠久乃似通其文意者中間與人譚及而每被嗤笑謂不持行無師授而發元扃誠足破口也終然喜其文辭欲與離騷竝為之注而病未暇茲歲之春乃為友人牽勉成之其次第用漢魏叢書本視朱子本似為近古至其章題則膚末者所分朱子本無是也今中斷二書別其篇章犁然可觀粲若復舊中間斷句偶有錯互亦稍為移置仍各注明其下以重變古焉

參同契章句序

參同契者參之而同契也三相類者三字之義疏爾魏氏作參同契以歌叙大易之文祖述黄老之指發明丹經之要又自以為闕畧未備復作三相類一編互相解剝今尋其文意則昭然矣而更二千年未有知者心之不達則竊易舊簡以就膚見故此書獨無完編所見數本皆甚殊不特篇章至碎句亦更亂之矣惟漢魏叢書所載似是原本間有竄互不多也獨其不知中斷二書

及截立標題亦庯末者之妄二書之終又各叙述付授之源自而指囑學者之察要所以亂三篇之文而導其宗指之所歸覩者皆未之審也故爲釐其章句稍加疏釋俟後世有魏氏起者更以訊之

榕村集卷十